

苹果文丛

我想回家

WUXIANG
HUIJIA

李 辉◎著

这部中篇小说选集，收入了作家李辉近年创作并引起较大反响的六部中篇。

苹果文丛

我想回家

WOXIANGHUIJIA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想回家 / 李辉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苹果文丛)

ISBN 978-7-5468-0567-2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0154号

我想回家

(苹果文丛)

李 辉 著

责任编辑: 靳 莉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76 (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67-2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言

我自觉不是糊涂人，朋友们却说我糊涂得要命。主要根据是我遇事不遵从理性走光明道路，只会跟着感觉走，南墙北墙地撞。为生活计，也为多见识几个人物，我进过八九个单位，感觉不对了，立马转身溜掉。为此朋友们气愤难抑，声讨不断，怪我断送大好前程。我却屡教不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至今也没从糊涂阵里走出来。

创作也是这样，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编入该选集的六个中篇小说，就是我感觉后的产物。近十几年来，我基本上在我家乡行走，从乡镇窜进县城，从工厂窜进机关，从公安局窜进文化局、宣传部，窜来窜去的结果是常常被朴实敦厚的同胞感动，同时也被鸡鸡狗狗的烂事刺疼，再然后就慢慢转化成了一部一部的小说。

一些小说，创作时我流了泪。之后面对尘世喧嚣，想起我小说里的主人公，依然眼窝潮湿。自然，不是被自己的创作感动，感动因素是小说里的主人公。这些主人公使我感动，遗憾的是现实世界里不可能找到他们。这种效果是我刻意追求的。我心目中的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故事来源于现实，但现实中永远都不会发生。比如阿Q，我们身边嫉妒的影子无处不在，但无论怎么嫉妒，怎么会去嫉妒别人身上的虱子？还有老葛朗台，现实中吝啬成性者不乏其人，然而富甲天下黄金满屋者，断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女儿忍饥挨饿的……

因此，我的创作理念也是跟着感觉走，感觉小说内容重于一切，就像魔幻现实主义鼻祖胡安·鲁尔弗，我以为他十分注重形式，但他十二分注

重的却是墨西哥人民的喜怒哀乐。

以上文字发表于《小说选刊》二〇〇八年第五期，标题是《跟着感觉走》，现移过来稍加改动权充序言，请读者诸君见谅。

李辉

2012年2月

目 录

你是他的药	1
擦破了一点皮	30
大山窝子	60
跳来跳去的耳朵	95
寻找王金叶	135
我想回家	166

你是他的药

1

出院以后夏家天不说话了。夏家天用眼睛告诉马丽，他就要离开人世，多说些话干什么呢。马丽是夏家天的妻子，按时下不知是时髦还是老土的说法，马丽是夏家天的老婆，她得说话。她得抚慰夏家天，她得开导夏家天，她得让夏家天明白，夏家天的病不是绝病，夏家天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夏家天用坚如磐石的目光回答马丽，不说吧不说吧不说吧，我不是傻瓜，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吗。

马丽把车祸的消息带回家的那天，夏家天已整整三十二天缄默不言了。夏家天是从出院的那天开始保持沉默的。夏家天单位的小车把他们送到楼门口，司机要搀扶夏家天下车，马丽拿眼色制止了他。她不能让夏家天感觉到自己的病还没有好，其实他的病是真的好了，但夏家天生过的不是小病，是癌，夏家天至今还顾虑重重，意思是这种病不可能好，所以马丽就得三思而行，事事处处为夏家天着想。马丽若无其事地陪着夏家天登上三楼，开心地说，家天，咱们回家了。夏家天没有接马丽的话茬儿。夏家天愣怔怔地瞪视着熟悉的房门，然后咧嘴苦笑了一下。夏家天的神情锥子般扎进马丽的眼睛，那神情明明白白告诉马丽：是呵，回家了，可这个家我还能待几天呢。

走进家门，马丽要给夏家天倒点水喝，走到饮水机跟前又退回来了。过会她又想关照夏家天去床上躺躺，话在嘴里待了一会，又让她咽回去

了。夏家天倒是自个儿坐进沙发里，睁着荒凉的眼睛，慢腾腾地看着屋子。马丽终于搜索出了合适的话题，她站到夏家天跟前，微笑道，家天，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去。不待夏家天有所表示，马丽已经为这话后悔了。这样的话她以前也说过，甚至每天要说一回两回，但以前说可以，现在不行，现在说这话那就等于告诉夏家天，他还需要照顾，他还不是个健康的人，他的病根儿还不曾去掉。马丽越想越觉不对，对夏家天的健康十分不利，后悔得直想打自己几个耳光。好在夏家天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他木然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垂下眼睛，身子散沙样瘫软在沙发上。

马丽得做点什么说点什么，她不做点什么说点什么就更不正常了。马丽故意不再理会夏家天，哼哼着歌子拾掇家务，心里却在搜肠刮肚地考虑到底说点什么合适。她想夏家天对自己的病情如此敏感，这样耿耿于怀，那倒不如挑开来谈一谈，或许比遮遮掩掩地躲避要好一些。马丽便停止了收拾，过去挨夏家天坐下，头偎在他的肩膀上，把他的手握在自己手里，柔柔地道，家天，你怎么能这样呢，大夫跟咱们讲解得清清楚楚，手术和化疗都很成功，咱们有什么病呢，咱们什么病也没有了嘛，你怎么还这样呢，不能再这样了。夏家天摇摇头。马丽差不多要哭起来了，家天，我需要你呵，你知道的，你是我的天呢。马丽说这话的意思，是想用情感的力量唤醒夏家天。她清楚，她需要夏家天，夏家天更需要她。夏家天从二十五岁开始恋爱，他给自己制定出了奋斗目标，决心娶到最温柔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人，不然宁愿打光棍儿。他说从他手里走过的女孩子没法儿数，用了十年时间才实现了他的理想。中国人抗战用了八年，而他选妻则用了十年。这个妻子来之不易，他没有办法不珍惜，不把她当做宝贝。

听过马丽的这番话，夏家天的情绪有所变化，他的手落到马丽的头发上，情意绵绵地往下滑去。马丽一阵欣慰，更紧地往夏家天的身上依偎着。这头秀发是夏家天最珍爱的，两个人在一起时，夏家天抚摩最多的地方就是她的头发。他甚至养成了握着它睡觉的习惯，马丽翻身带动了头发，夏家天就会一下醒过来。

夏家天的手滑到半腰儿便停住了，像突然断掉了羽翼的鸟儿，嗒地落到了沙发靠背上。他叹口长气，龙钟老人般立起身子，缓缓地走出客厅，

走进了他的书房。马丽的眼里涌满了泪水，她呆愣半晌，擦干眼睛，也随后走进了书房。夏家天是秘书出身，对书房有着天然的喜爱，后来他干上办公室主任，干上副局长，就把书房当成了他的第二办公室，对他的书房就更为喜爱了。夏家天缓缓地慢慢地把书房扫视一遍，又扫视一遍，眼光停在泛着黑光的宽大的写字桌上。他抖抖地伸出手去，从笔筒里提出一支小号毛笔，举在脸前呆痴痴地看着。马丽猜想他要写字，又怕不是，双手不禁揪住了上衣。

夏家天喜欢写字，喜欢当马丽的面写字，喝上点酒时最来劲。夏家天在马丽跟前就是个孩子，他喜欢听马丽的夸奖，写完一个字就要认真地请马丽评判。马丽早已摸出了门道，他哪里是请她评判，他是想得到她的表扬。说实在的，他那手字马丽也能写上来，因此时不常的就要提点意见，这时候夏家天便讪讪的了，说书法这门学问不容易懂的。而马丽随意地褒奖他几个字，他会手舞足蹈地高兴半天。做了环保局副局长后，夏家天依然是个孩子性儿，他用毛笔圈阅文件，用毛笔写下他的指示。他经常把文件带回家，让马丽看他怎么用毛笔在文件上画圈儿，龙飞凤舞地写下批示，让马丽分享他的快活。马丽明白，夏家天这不是做了副局长沾沾自喜，不是的，他是想博得她的欢心，夏家天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忘记妻子的。

夏家天把那管毛笔撅断了。在毛笔断开的刹那，他的眼里流出了泪水。他跌跌撞撞地走到窗户边，推开窗子，伸出手去，两截笔杆无声地落了下去。马丽哭了。马丽痛彻肺腑地哭了。马丽不能当着夏家天的面哭，她悄悄地退出书房，跑进厕所里，捂着嘴巴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夏家天总之患的是癌呵，谁敢断定那些毁人的细胞就一定彻底根除了呢，而一旦复发，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他才三十七岁，结婚才三年多，做副局长还不到一年，确诊患上胃癌时，夏家天悲痛欲绝地说过，他的好日子其实是刚刚开了头儿。

2

马丽把居民区里发生车祸的消息带回家的那天，天气出奇得好。藏马市紧傍黄海，日常是大雾弥漫，尤其是春季，这样晴朗的日子屈指可数。

车祸是她买菜回来的路上碰到的。本来马丽不习惯大清早的出门买菜，他们的早餐一般是不吃的。夏家天应酬多，晚饭常常吃到午夜，早上起来肚子往往还是鼓着的。马丽是邮政局职工，活计轻松，吃进点东西去就能抵挡半天，而且她还思谋着把体形永远保持在亭亭玉立的这个水平。因此，从夏家天做办公室主任起，他们的早饭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夏家天化疗回家马丽开始做早饭，睁开眼睛就出门买菜，一是因夏家天没了应酬的饭局，马丽得考虑他的营养问题，早饭还得吃得好一点。二是马丽想借以出门透透气。她请假在家照顾夏家天，夏家天她没有照顾好，自己反倒觉得有些闷，马丽为此觉得惭愧，久病床前无好妻，看来她马丽也未能免俗的。

遭遇车祸的是个六岁的孩子。那躺在血泊中无助无奈还在悸动着的孩子惨烈地刻印在马丽的脑海里。要不是这般触目惊心，使马丽乱了方寸，她不会把这个消息带给夏家天。打死她她也不会说的。夏家天回家的这三十几天里，马丽不敢说的话多了，她有点不会说话了。不，时间还得往前，应追溯到夏家天发觉患了癌症时，马丽就不会说话了。夏家天是不说，从少说发展到不说，而马丽是不会说。马丽原本是个多话的人，尤其在夏家天跟前，她撒娇撒痴，亦嗔亦喜，很难闲得住嘴儿。现在大不一样了，说还是要说的，还得挖空心思地想着多说，只是她不会说了，也就是说，她不知如何表达是好了。他们的话语词典里出现了过多禁忌，这种情况其实也早就开始了。跟死亡沾边的字眼儿不能说，疾病的事情不能说，疼痛的话题也不能说，康复之类的事儿不能说，展望未来的事儿不能说，过日子的事儿也不能说。说了就会使夏家天雪上加霜，脸上的阴霾更为厚重。为了说话，马丽绞尽了脑汁，常常觉得脑子里摩擦得要起火。

马丽拎着几样蔬菜气喘吁吁地跑回家，连声道，可怜死了，真是可怜死了，活蹦乱跳的一个小孩儿，就那么着被压死了，说死就死了！马丽真的是昏了头，不但触犯了话语禁忌，而且犯的是大忌，她说的是死，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死。

马丽没有意识到她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如果意识到的话，她恐怕要被自己气死的。马丽还沉浸在车祸的恐怖里，就被夏家天的反应吸引住

了。夏家天的脸没有呈现苦瓜状，往日里听到类似的字眼儿，他的脸就会绝望地揪作一团的。眼下没有。马丽的话他听进去了，重要的是他对马丽的话发生了兴趣，他开口说话了。夏家天开口说话了，整整三十二天闭口不言的夏家天说话了。

夏家天对马丽说，那孩子才六岁？就那么被撞死了？

马丽没有听到夏家天说的是什么，是听到了，没有印到脑子里面去。马丽看着夏家天，嘴巴张得老大：夏家天开口说话了，这是真的吗？这不是真的吧？马丽以为出现了幻觉，夏家天开口说话是白日做梦。她朝思暮盼着夏家天开口，为了让夏家天开口，她什么法子都想到了，她甚至问过夏家天光棍打到三十四岁，难道思想就没有出过轨。搁在从前这样的话是不能说的，说了马丽就会恼。马丽的人和性情都是传统型的，身段儿模样儿具有典型的古典气质，性情也跟现代开放女性相去甚远，歪歪话儿就听不得，更不用说主动提说了。夏家天不为所动，始终不开口。马丽的精神就出了问题，终于出现幻听幻视了。

夏家天看出了马丽的恍惚，不解何故，有些气恼地再次说道：你怎么啦？我在跟你说话呢！马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生物，她被巨大的幸福感击倒了，击晕了，她抓住了夏家天的手，泪水刷刷地顺向她清秀的面颊，她想说话，想连珠炮般无所顾忌地跟夏家天说话，把一個多月的委屈和苦闷都诉说出来，可她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她就那么被幸福的潮水冲撞着，蠕动着嘴唇傻傻地看着夏家天。

是六岁。是让摩托车撞死的。那开车的人喝了酒。真是可怜死个人了！马丽终于说出了话，终于语无伦次地说出了这番话。

夏家天的话匣子打开了，要把这三十几天的话都补上似的，他不住嘴了，问发生车祸的时间和地点，问死掉的孩子是独自跑出门的还是大人领到街上去的，问车轱辘压着脑袋还是压着胸膛还是压着腹部。他像个处理肇事案的交警似的，把细枝末节都问到了，直到问得再也没东西可问。马丽兴致勃勃地回答着，她恨不得请求夏家天就这么问下去，语句重复也不要紧，她也会兴高采烈地认真回答。

夏家天的提问速度眼看着慢下来了，马丽紧张得打起了哆嗦，她担心

夏家天的这次开口是个偶然，他一时间把得过重症的事忘记了，一旦醒悟就会恢复如初，回到那黑色的一个多月，打死也不说话了。

夏家天的提问结束了。马丽的心猛地提到嗓子眼儿，战战兢兢地注视着夏家天的嘴。夏家天的嘴微微蠕动着，像老和尚默诵经书，肚子里显然在说话，就是不讲出声来。夏家天搓起了巴掌，他搓着巴掌走到窗户跟前，眼光向远里眺去，嘴巴依然那么样颤动着。马丽的神经快要绷断了，她试探着引导道，家天，早饭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去。夏家天没有接腔，仍在默诵着经书往远里眺着。马丽的呼吸几乎停止了，身子已哆嗦成一团，是呵，夏家天的心病这么着就消除了，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她是高兴得太早了。马丽拖着哭腔再次开口道，家天，早饭咱们吃什么呢？

夏家天的嘴巴再次张开了。夏家天说的不是吃饭的事儿，他仿佛不曾听到马丽的问话，马丽的话头儿他是偶然接对上的。夏家天把手指骨节捏得咯吧咯吧响，自语般说道，唉，只有六岁，只有六岁，还什么事不懂，其实是等于没有活过哩，老天爷太不公道的了！

夏家天就这么开始说话了。虽说不跟从前那样畅所欲言，谈他们环保局的种种事端，说他不软不硬地顶了正局长一下，让他知道他也是有背景的，有肉得大家同吃才成。说他遇到一个去办公室送礼的二百五，让他过了一把清官瘾，今年的政绩有硬件可拿了。说他三年内要干上正局，四十岁时吹响向副市长进军的冲锋号。虽不是如此忘我地谈天说地，但不再是像前些日子样一言不发了。夏家天一句一句地说着话，说着那个可怜的孩子，说活着的人得好好活着，就说到了吃饭的事，主动提出想吃清蒸老鳖。马丽高兴得拍着手蹦了好几个高儿。

马丽飞快地把老鳖买回家，一下买了三只，一只二斤多重。夏家天患病以来，想吃不想吃的，马丽每周要做上几回清蒸老鳖，手艺已经比较精到。这次她又细细地研究了菜谱，结合老经验鼓捣了半天，结果把那只老鳖做得色香味俱全，夏家天叹息说，那孩子怕没捞着享受这么高级的口福呢！他胃袋大开，见缝插针地议论着车祸问题，响亮地嚼着鳖肉，喝着鳖汤，弄得满嘴流油。马丽却是什么也吃不下，只管忙着给夏家天拆解鳖肉，时不时地抹一把激动的泪。

夏家天想逛街了。三十二天里，夏家天像个哑巴隐士似的，闭门不出，闭门谢客，闭口不言。这天吃完老鳖夏家天提出出去走走。这又是马丽没有想到的。夏家天开口说话已经把她高兴得忘乎所以，现在他又要结束闷罐子生活，马丽激动得没有了办法，便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马丽比夏家天小十岁，论岁数马丽还是个姑娘，马丽不打扮就美得出奇，惹得夏家天老想跟她亲昵，马丽打扮起来，有时候夏家天干脆就不去上班了，非出去不可时就把马丽带上。现在马丽精心打扮起来，夏家天的眼睛直了，马丽感到意外的是，夏家天有了冲动，出门的事不提了，注意力转移到了她的身上。马丽心里咯噔一跳，这可不行，说什么也不敢由着夏家天的性儿来。按理说，马丽不会拒绝的，她会积极地配合他，从夏家天确诊患上胃癌到手术、化疗，他们已经六个多月没有房事了。这期间马丽有过几次冲动，很快就被深重的犯罪感取代，夏家天的病情如此可怕，她竟滋生出这样的欲念，她马丽还算不算个人呢。不说人不人的，单从健康方面考虑，房事也是不该有的。医生郑重叮嘱过他们俩，时间是三年。

马丽后悔死了，夏家天说出去，麻溜儿带他走就是。她结出个套儿自己钻进去，想退出来却难了。顺遂自然不成，不让他做更不成，那样就等于宣布夏家天还有病在身，这病不但危及到他的生命，而且连起码的人生乐趣也剥夺了，刚刚振作起来的他怕是又会委顿回去，回到那可怕的三十二天去。马丽为难极了，她一边应付着夏家天的爱抚，一边苦思冥想退身的理由，却是愈想心索愈乱，愈想愈没有主意。夏家天感觉到了她的异常。他怎么会感觉不到呢，往日里他的身体语言表达到这种程度，马丽早就携他上床了。或许他同时记起了自己的病，再怎么忘我，身上的病也不会完全丢开的。夏家天的手从她身上松开了，他摇了摇头，自嘲地一笑，默默地往房门口走去。马丽的鼻子发了酸，她咬住嘴唇才没有哭起来。

时令正是四月，夜雾早已被微风吹去，天气真是好极了。一出楼洞马丽就牵住了夏家天的手，肩并肩往外走去，感觉里马丽就像牵着他们的孩子，心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怜。走出巷道，夏家天问那个可怜的孩子是在什

么地方死的。马丽不想再提这事，就拿下巴朝那里指了指，牵着夏家天的手笔直地往前走去。夏家天说，走，过去看看。说着他拉马丽往三号楼的拐角那边走去。

在雾水的滋润下，水泥地上的血迹还在，马丽有点恶心。夏家天又变成了处理肇事的交警，他指点着现场实物，不厌其烦地询问起来，把早上那时问过的，连同刚刚想到的问题，一一向马丽提出，提完一个问题，就叹息着感慨几句，太可怜了，只活了两千多天，跟没活过还有什么两样呢！马丽不想待下去，面目全非的孩子老在她眼前晃动，怎么也摆脱不掉。更可怕的是她又由此联想到了夏家天的死。夏家天死亡的情景在她眼前浮现过多回了，每次都令她肝肠欲断。她还没有面对过亲人死亡的情景，仅仅想象一下就是如此的撕心裂肺，真的面对时她恐怕没有力量承受，多半会哭死在亲人的身上。

夏家天的注意力在那孩子身上，表情比早饭前后要生动些，看上去基本接近正常了。马丽受夏家天情绪的安装，恐惧渐渐离她远去，心情慢慢地好起来。他们在车祸现场待了一个多小时，夏家天这才结束问话和感慨，带马丽走出滨海小区，来到人潮车潮涌动的滨海大道上。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叫滨海小区，是藏马市规格最高的居民区，户主大都是有钱人和单位里的头面人物。居民区名实相符，出门就是宽阔的滨海大道，大道那边便是烟波浩渺的黄海，环境相当优美。夏家天陪马丽在大道上漫步着，现在已不是马丽陪伴夏家天，而是夏家天陪伴马丽了。马丽进入了往日妻子的角色，一会儿撒娇，一会儿嗔怪，一会儿彩蝶似的翩翩起舞，孩子似的让夏家天买零嘴儿吃。

中午时分，夏家天带马丽进了海鲜城。环保局是海鲜城的老主顾，夏家天来这里消费不用现钱。夏家天患病后，上级领导考虑到他病情的特殊性，让他这个副局长暂时离职，但重大事情有权决策，包括正常应酬吃饭填单。夏家天点了燕窝、海参和鲍鱼。夏家天说他给单位节省不少了，同事们怕是在怪他想当廉洁模范了，说着笑话，夏家天向马丽提出他想喝点儿白酒。马丽兴奋之余，又觉得颇为犯难。夏家天得的是胃癌，不能沾酒气的。马丽又知道，夏家天这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馋酒了。夏家天的酒

量惊人，正常发挥两斤烧酒醉不倒他，他就养成了吃饭喝酒的习惯，偶尔没有饭局，在家里他也得喝个多半熟。夏家天的这病，医生说跟喝酒不无关系，跟营养摄入量过多不无关系。所以马丽已暗暗做出决定，再也不让夏家天沾酒气儿。

夏家天没有让马丽继续为难。说过了想喝酒的话他就接着说算了算了，我还想多活它几年呢，不能因小失大！

这是夏家天患病后第一次涉及自身死了活了的字眼儿。夏家天敢于面对现实了，这说明他的心态完全正常了。马丽也就认真地道，家天，咱们的这个病，是真的去根儿了，以后不许你再胡思乱想了。夏家天摆了摆手说，打住，我夏局长用不着别人指点江山。我知道这种病怎么回事，弄好了也会活他个十年八年，可我不在乎了，就是再活三年，我就是四十岁了，一万四千六百多天。就是现在玩完，也是一万三千多天了。漂亮老婆搂过了，堂堂局长干过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机器造的，人工做的，都吃过了喝过了，我夏家天知足了！马丽打了他一下，你越说越不上线了，再胡说我给你把嘴缝上！夏家天笑道，要真是把嘴缝上，永远不说话了，遭罪的不一定是哪一个呢。马丽又想打他，手抬起来时眼圈倏地红了，她握住夏家天的手，头依偎在他的肩膀上，泪水流出了眼睛。

4

马丽猜想夏家天会带她在外边吃晚饭。夏家天带她出门，总是能吃几顿是几顿的。花环保局的钱，办自己家的事，马丽已经习惯了。凡是夏家天喜欢办的，她就乐意迎合，有些事情一时不习惯，只因她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慢慢地也就习惯起来。今儿却没有。夏家天没有顺脚儿带她在外头吃晚饭，半下午时他提出回家。马丽没有觉得意外。马丽感到意外的是，回家后的夏家天恢复了原状，从踏入家门到吃晚饭，从晚饭后到上床，夏家天一言没发。

马丽这才知道夏家天半道上回家是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儿呢？整个上午他们欢快无比，似乎没有事情，下午他们同样笑声不断，没有特别现象发生。他们从海鲜城出来就奔了海滨公园去。四月的海滨公园已经是满

园芬芳了，花树丛中蹦跳着唧唧鸣啭的鸟儿，曲径通幽的蹊径上点缀着一对儿一双的情侣，情侣的成分比较复杂，有中学生模样的少年，有正当恋爱季节的姑娘小伙，也有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中老年人。夏家天感慨道，时代就是不同了，我记事的时候，两头这种情况哪里能够见到，就是中间那岁数的，也没有并肩走的，更别说这么样搂搂抱抱了。马丽笑道，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发这样的酸论！夏家天说，看出来了吧，关键时刻就看出是两代人了，这就是代沟呵！马丽拧了他一下，佯作生气地道，我叫你得了便宜卖乖！夏家天一下把她搂住了，结结实实地吻了她一下，气息随之粗重起来，沙哑着嗓门道，是的马丽，我是得了便宜，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马丽记起了早上临出门时的事，及时地脱出了身子。从眼下开始，这个事情她必须注意了。这不是小事情，一不留神就会陷进去，后悔莫及。马丽就考虑把注意力引向别处。她发现情侣们的手里大都有一部相机，玩闹一会就相互拍照，有时还把相机搁在树杈上或者光怪陆离的石头上，拍合影。马丽就道，哎呀家天，咱们怎么忘了摄像机呢！咱们去租一架相机吧？夏家天说好啊！他们便兴冲冲朝公园门口走去。马丽说，今天咱们要拍一个卷，把你自以为是的尊容存档！夏家天似笑非笑地道，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丽一下子就记起来了，他说的是他撺掇过不下一百回的拍腻歪合影的事。搁在往日，她又会连三连四地捶夏家天一顿，直搞得夏家天做真做假地求饶。今儿马丽答应了。她半推半就地道，看看你的表现再说吧！夏家天高兴得伸出双手，又要拥抱她，马丽咯咯笑着跳开了，她对着树冠里的鸟儿吹了声口哨，小鸟你也过来吧，让咱们合影留念。家天，等咱们的岁数和那些爷爷奶奶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什么也不干了，蹲在家里看照片啊，看咱们永驻的美丽和青春！夏家天咧嘴笑笑没说什么。

出租相机的小伙正在跟一位买杂货的老大娘谈价钱。这几年个人相机增多，这类亭子单靠出租相机不行了，必须兼营杂货才能维持下去。马丽见老大娘是个较真的人，对小伙子出的价码连连摇头，看来还得谈一会，就插话说请小伙给拿一架最好的相机。马丽的意思，她租相机不谈价钱，递上身份证去一下就办妥了，完了再请他们慢慢谈，两不误事。小伙子没

听她的，对马丽说，对不起，请稍等。马丽没再说话。夏家天却一下子火了，脸上的青筋绽起老高，对小伙子大声道，你，你什么态度！说着拽上马丽扭头就走，大步流星一直走向公园，一屁股坐在石凳上，气冲牛斗地道，现在还有这个态度的？这个态度想挣钱，到他姥姥那里挣去吧。他姥姥那里怕也挣不到，没点规矩礼数，如今的姥姥舅舅都不会伺候他的！

马丽甚觉诧异，人家小伙没什么错处呵，夏家天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呢，是不是情绪还有点不对呵。马丽就认真地劝解起来，说小伙可能被老大娘弄烦了，再不就是这几年相机增多，小伙子靠这个挣不到钱，一提照相的事就来气儿。好说歹说，马丽总算把夏家天说住，夏家天的火气退下去了，喘了几口气，盯着那些老老少少的情侣出神。马丽就顺着他的眼神儿，指点着远远近近的情侣让夏家天猜，那对少年是不是逃学出来的，那对二十多岁的男女已相恋多久，那双老人是不是原配夫妻。夏家天还是有点走神，随口猜说了几个，马丽说都不对，夏家天就一律摇头了，过会儿就说他累了，想回家。

马丽把下午的事情来来回回想了几百遍。真的，她真的是想了几百遍，甚至不止这个数。她把上午的事情也滤了无数遍。马丽觉得有问题的就是夏家天对小伙发火那点子事。那件事情跟言语禁忌不沾边，跟病情什么的也不沾边，怎么会闷棍似的把夏家天打回到那三十二天去？再说他们已经打破了言语禁忌，夏家天最为彻底，他已经无话不谈了，他已经把生死话题当做笑料了。马丽百思而不得其解，她揪下了一地的头发也没有找到答案。马丽便结束了苦行僧般的潜思默想，打起精神陪伴夏家天。那三十二天的日子她想起来就怕，面对夏家天，她就像面对一只易碎的瓷瓶，一颗定时炸弹，她小心翼翼，她战战兢兢，她提心吊胆。但这次有所不同，这一次马丽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夏家天有第一次开口，就会有第二次，说不定他第二次开口后，心上的伤疤就彻底愈合了。马丽告诫自己要有足够的耐心。夏家天遭遇如此的不幸，心理能够在三十二天后有了一天的正常，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得加倍细致周到地呵护他才成。